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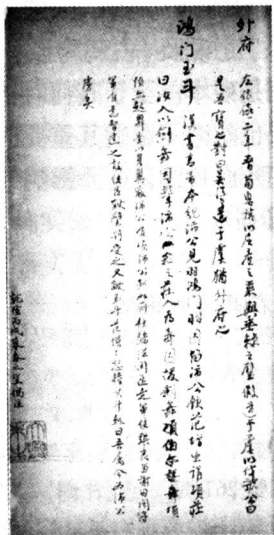
京都大学藏朱筠《不知名残稿》考辨

陈圣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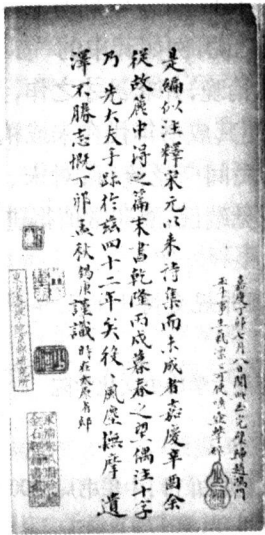
一、收藏流传考论

朱筠(1729-1781),字竹君,一字美叔,号笥河,顺天大兴人。曾任翰林院编修、赞善、侍读学士、安徽学政、福建学政等职,《清史稿》卷四八五“文苑二”有传。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人文所”)藏有朱筠、朱锡庚父子手稿数种,均为海内孤本,其中《不知名残稿》一卷,更为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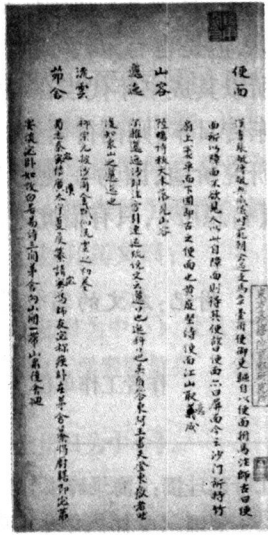
此残稿存一册(28.2×15.5厘米),每半叶九行,每行字数不定,间有涂改和小字夹注,无栏,无版框。卷内首页有印三方(见图一):右上为白文方印“锡庚阅目”;右中为朱文长印“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右下为白文方印“秃盒”。尾页有印六方(见图二),右下为朱文葫芦印“少河”;左中有白文“朱锡庚印”和白文“少河”二印;左下为朱文长印,钤“永清朱玖珩珍藏/金石经籍书画记”十四字;另左上和左中二印与首页“秃盒”、“东方”印同。此外,在卷末左下角还有朱文方印一枚,钤字“大兴朱生”(见图三);蓝色封皮右下角钤有



图一为首页



图二为尾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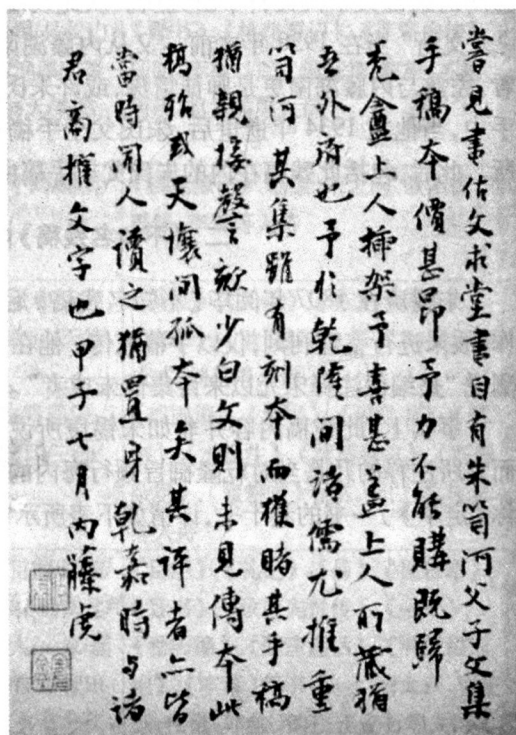
图三为卷末页

“禿盒”一朱文方印。在卷末页“大兴朱生”印之前有一行落款曰：“乾隆丙戌暮春之望偶注。”这应是朱筠自述注释之缘由，故“大兴朱生”印可视为朱筠的落款钤章，从而也表明此残稿确属朱筠所注手稿。

这些印章大致可以反映出该残稿的流传情况，据尾页朱锡庚跋语可知，此残稿是他嘉庆六年辛酉（1801）从家中故箴中翻出的乃父朱筠手稿，并于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七月间翻阅一遍。朱锡庚（1762-？），字少白，号少河山农，又号少河山人，朱筠次子，乾隆五十三年（1788）恩科乡试中式，嘉庆六年至十二年（1807）左右候补山西太原，后任潞安府知府，十四年（1809）遭刘大观弹劾，十五年（1810）罢官还京师，奉母以居。约十七年冬（1812）至十八年（1813），游幕山东布政使幕下。后又候补直隶州知州等职。其父之门生多认为他能继承朱筠的学问，如江藩说他“读书好古”、“能世其学”^①。而朱锡庚也很早就有意识地董理其父著作，朱筠诗文集之刻本传世多赖此子之功。此残稿有朱锡庚之印四枚之多，乃是他经常摩挲其父手泽之故。

宣统元年（1909）夏，此残稿被当时名藏书家朱桢之收购入手，据“人文所”藏朱筠《蠡谷集》朱桢之《后记》可知：当时朱氏后人已无力保存先人之物，变卖于市，除此残稿之外，朱桢之还从朱氏后人处购得朱筠诗文集稿本和朱锡庚《未之思轩杂著》稿本。朱桢之，字淹颂，号九丹、玖珩，一号琴客，又号皋亭，河北永清人，其生平事迹，已有学者钩沉大概^②，兹不赘述。其藏书章颇夥，此残稿中“永清”之印即是其中一种。

大概在朱桢之逝世后其藏书也开始散佚。内藤湖南（1866-1934）在“人文所”藏的朱锡庚《未之思轩杂著》手稿本中“题识”（见图）曰：“尝见书估《文求堂书目》有朱笥河父子文集手稿本”，可知，此残稿后为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购得。文求堂主人为田中庆太郎（1880-1951），他是一位学者型书店老板，与罗振



①漆永祥笺释：《汉学师承记笺释》卷四“朱笥河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33页。

②史广超：《河北藏书家朱桢之事迹钩沉》，《兰台世界》2012年第15期，第57-58页。

玉、郭沫若等有着密切交往,在清朝末年曾居住北京访求古籍,他的文求堂曾为当时东京最有规模的中国典籍书画的专门书店^①。又上引内藤湖南“题识”写于甲子年(1924)七月,并说:“(笥河父子文集)既归秃盒上人插架,予喜甚,盖上人所藏犹吾外府也。”由此可见,此残稿也在1923年至1924年间由文求堂转手秃盒上人。秃盒上人,为大谷莹诚(1887-1948)的别号,曾就读于京都大学,师事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人学习“东洋学”,大谷莹诚汉学造诣颇深,亦非常注意收集中国古文献、古印方面的典籍,曾建立“秃盒文库”^②。是以当朱筠父子手稿为大谷莹诚购得藏于“秃盒文库”后,内藤湖南有“外府”之喜。此残稿中“秃盒”二印即大谷莹诚的藏书印记,而封皮应为大谷所作,上亦有其印。

至于此残稿在内的朱氏父子手稿是如何从大谷莹诚手中转藏于人文所,据笔者目前所见材料,其详情已难考知,大概与大谷莹诚和内藤湖南、狩野直喜二人的师生交友有关。东方文化学院创自1929年,分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二处,两处机构又分属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其中京都研究所首位所长狩野直喜尤为重视购买清朝考证学方面的典籍。1938年东方文化研究院被迫改组,京都研究所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及民间的西洋文化研究所合并为新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从此残稿上“东方”钤印来看,此残稿归为“人文所”当在1938年之前。又从内藤湖南能在《未之思轩杂著》上题识来看,秃盒与内藤湖南更是师徒情深,或许朱氏父子手稿便长期保存在内藤湖南手中,当他在1934年逝世后,朱氏父子手稿夹于其赠书一并捐赠至京都研究所。此后,包括此残稿在内的朱氏父子手稿由“人文所”保存至今。

二、《不知名残稿》内容考论

朱锡庚在1807年阅毕《不知名残稿》后,因其内容非诗非文,亦非学术著作,故未进行整理刊刻,仅以手稿流传。他在当时已经看不懂此残稿的内容,猜测说“是编似注释宋元以来诗集而未成者”。其后的收藏家更是不知何物。

事实上,此残稿内容并非如朱锡庚所说,不过它确是一种诗歌注释文字,而它所注释的乃是当时乾隆御旨颁行海内的《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以下简称《定本》)一书的卷十七,详情如下表所示:

①详情可参看钱婉约:《学者型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一文,《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1日第18版“国际文化”。

②大谷莹诚的具体事迹可参看维基百科 <http://ja.wikipedia.org/wiki/大谷瑩誠>。

诗题	残稿注释词	备注(主要注释文献)
题唐岱《重溪烟霭》便面	便面/山容/逦迤/流云/茅舍/青嶂/板桥/梵宫/层峦/山水宿缘/妙笔/晴窗/泼墨/淋漓/烟云供养/双桨	《汉书》、《尔雅》、《蜀志》、《华严经》、朱景元《画断》、陆畅、吴均、杜甫、顾况、白居易、朱庆余、苏轼、黄庭坚、范成大、元好问、高启、贡奎等人诗
读白乐天集	白乐天集/元白夙齐名,并号能诗者/后来趋向殊/香山社/绳削/体裁/闲雅/性灵/弗弗/朱明夏/博山/香细地	《诗经》、《尔雅》、《说文》、《史记》、《晋书》、《旧唐书》、《新唐书》、《颜氏家训》、《西京杂记》等书
拟柳子厚始得西山宴游诗	拟柳子厚始得西山宴游诗/佳境/幽客/谢公展/嵌空/朝拱/古磴/灵岫/野席	《后汉书》、《新唐书》、谢朓、王维、李白、杜甫、苏轼、范成大等人诗
相马吟	相马/非易独难/驾盐车/阻既岵/骐驎驾谿/伯乐/锦绣鞍/西极/崑崙墟/追风/四蹄/羽翰/汗血/伯乐不出世/伏枥/执策	《礼记》、《尔雅》、《战国策》、《史记》、《汉书》、《隋书》、《楚辞》等书,曹操、曹植、江淹、杜甫、王昌龄、韩愈等人诗文
猛虎行	眈眈/猎猎/大嚼/铁丝箭/虎圈/垂首	《汉书》、《新论》、鲍照、薛道衡、杜甫等人诗
拟桃花源中人送渔郎出源	桃花源中人送渔郎出源/日长山静/霞销/缣/无赖东风/渔郎/“晋代”句/埋烟草/盘桓/洞天/春浩浩	《晋书》、《桃花源记》、《茅君内传》、任昉、李白、许浑、温庭筠、曹松、苏轼、唐庚、赵孟頫等人诗
拟渔人复至桃花源不复得路	渔人复至,不复得路/平畴/绯英/世网/仙源/前度/租吏/	《桃花源记》、嵇康、宋之问、欧阳修、刘禹锡、李贺等人诗
听鹤鸣	寒漱/警露/清越/在阴子和/田间雀/九皋/梵贝/会心岂在远/天籁	《禽经》、《礼记》、《易》、《诗经》、《庄子》、《世说新语》等书,白居易、段成式、刘基等人诗
芸香	芸香/青油桶子/屏风曲/青筒/三万轴/屈戌/都梁五木/芝印/三仙/避舍/云中下	《战国策》、《汉书》、《后汉书》、《晋书》、《水经注》、《续博物志》、《酉阳杂俎》、《辍耕录》等书,李白、沈与求等人诗
冬夜偶成	冬日短/冬夜长/长空/重簾/氍毹/深堂/水沉/敲诗/漏永/招摇指北/黑帝/三徐/广厦/僵卧人/一家/蹊径/肥瘠异/越秦/哑哑/哺雏/青田鹤/梳雪/稻梁	《诗经》、《礼记》、《易》、《魏帝略》、《晋书》、《汝南先贤传》、《宋史》、《杜阳编》、《隋唐嘉话》、《洞天福地记》、《本草》等书,陆云、唐太宗、骆宾王、杜甫、韩愈、韦庄、王安石等人诗文

换烛词	焰焰/红萼/兰膏/玉珠/熏炉/甲煎/篆烟/锦幕/成灰/雕阑/玉如削/玉镜台/春兰秋菊/火传	《尚书》、《左传》、《世说新语》、《纪闻》、《庄子》、《楚辞》、《历代名画记》等书,潘尼、江淹、谢惠连、梁简文帝、庾信、綦毋潜、李商隐、李后主、宋濂等人诗文
吊宋末张陆双忠	吊宋末张陆双忠/午潮乐作/檣旗仆/一块肉/张公露祝天心改/忠肝/婴杵	《史记》、《宋史》、《宋元通鉴纲目》等书
遣兴	北陆/穷次纪/霁发/霜花/排签/阁笔/暑雨祁寒/狙公/平等观	《左传》、《月令》、《诗经》、《魏志》、《南史》、《庄子》、《梦溪笔谈》等书
拟杜工部《洗兵马行》	长云/关山月/沙漠/龙堆/古战场/饮马长城窟/刀环/少妇楼头/横笛/秋韵/匡床/侧身吟望/天高听卑/倏忽/云师/雨伯/青旗/阴昆/盆倾/瓶注/安堵/欲挽天河	《礼记》、《史记》、《汉书》、《蜀志》、《山海经》、《淮南子》、《离骚》、《乐府解题》、《沧浪诗话》等书,张衡、魏文帝、庾信、鲍照、江总、杜甫、王昌龄、卢纶、韩愈、杜牧、陆游等人诗文
传闻	大捷/露布/困兽/駢走喙息/震懼/赫濯扬声灵/共球万国/臣妾/小丑/太平有香/偃戈/眉睫/戎行/疲戍/天心仁爱/降牒	《诗经》、《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新)唐书》、《韩诗外传》等书,杜甫、陆游等人诗
冰床	冰床/御河/河干/舆梁/雕文本/重茵/平湘/广陌/问渡/河边镜明/隐隐雷声/瑶台	《诗经》、《易经》、《孟子》、《庄子》、《韩诗外传》、《梦溪笔谈》、《离骚》等书,司马相如、沈约、庾信、杜甫、王之涣、刘隐等人诗文

说明:《定本》卷十七《冰床》后还有诗 26 首,《残稿》亦皆作注,然其注在《冰床》后另起一页,似作下卷,本表姑不冗列。

由此可见,朱筠对乾隆帝此卷诗采用详注形式,对每一首诗可能使读者存在理解困难的字词都做出了详尽的注释,或注释诗中典故出处,或解释历史事件,采用的典籍涉及经部、史部、子部等多种文献,甚至还有笔记小说之类。或指出诗句来历,多采唐宋名家,如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等人,旁及曹植、庾信、江淹、鲍照等魏晋南北朝著名诗人,并上溯至《楚辞》、《诗经》,偶涉少数元、明诗人的诗文。

这一方面可见朱筠治学范围之广博和态度之谨严,然朱筠的注文过于详尽,有些词条似乎完全可以不注,如《题唐岱〈重溪烟霭〉便面》中“流云”、“山容”、“茅舍”、“晴窗”“淋漓”等词条,语义显而易见或早已成为习语,但朱筠却刻意地挑出白居易、苏轼、杜甫等人的诗句来说明。如

“茅舍”注:白居易诗“三间茅舍向山开,一带山泉绕舍回”。

“晴窗”注:苏轼诗“晴窗洗砚坐,蛇蚓稍蟠结”。

“淋漓”注:杜甫诗“元气淋漓障犹湿”。

通常而言,注释多是对有理解难度词语,或者是注释典故出处,而当词

语已是习语时,应尽可能引用最早的文献来源或使用范例,但诸如上述的词条,朱筠的注释显得有些书麓式的笨拙。故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他在炫学的同时,又有某种刻意迎合乾隆的心理。

朱筠注后有记曰:“乾隆丙戌暮春之望偶注。”丙戌年,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此时距乾隆二十三年(1758)刊行《定本》已有八九年之遥。据记载,乾隆御制诗在“遇有引用故事”,则御笔令诸大臣为之作注,赵翼就曾参与此类工作^①,但亦不过要求大臣数日完成,时限不会太长。朱筠此举,极有可能是他的私下行为。因为此时朱筠仍在父丧守制中,此前他虽是翰林院编修充方略馆纂修官,但此时应无需办公。又据其弟朱珪言:当他服除后,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正月十九去觐见乾隆时被问及家事,乾隆始知朱筠之名,却对他说让朱筠即刻补官^②。这其中颇有深味,一个帝王刚知道一个臣工的名氏,就替一个臣工的前途着想,这恐怕除了看在朱珪的面子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释呢?朱氏兄弟守制在家,朱珪应知道乃兄朱筠的著作情况,他在面圣时是否另外工整地抄录了一份朱筠的诗注进呈,乾隆阅后龙心大悦而询问朱筠近况呢?当然,由于缺乏文献记载,这只是一种臆测。不过此后朱筠的仕途渐入佳境,朱筠亦不再有辞官之念,这却是一个事实。

此残稿注释,只有词条,没有正文,当是朱筠注释时,一边放着《定本》,一边翻阅典籍注释词条。不知何种缘故,或许因御制诗集的体例,或许是朱筠此注不完整,又或许出于某种忌讳,《定本》在收入《四库全书》时没有任何注释,此注本也始终没有与《定本》所注正文合璧,手稿便长沉篋底,致使在多年后其子都已无法判断该残稿的真实内容。

三、略论残稿之意义

乾隆御制诗多有臣子捉刀之作,如今是通识,当时却是禁忌,是以没有明确的材料或记载,只有野史笔记中偶有一二只言片语及。而乾隆诗注与乾隆御制诗是融为一体的,虽有令臣工注释的记载,但在采入御制诗集时亦需经乾隆钦定,其中或改头换面,或删节略写,最终多以乾隆本人口吻出之,恐怕当时参与诗注的臣工无人敢犯龙颜而私存诗注性质的著作。

乾隆将在位时所作御制诗编为五集,每十二年为一集,此前所作编为《乐

①赵翼:《檐曝杂记》卷一“圣学二”:(“上)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笔令注之者,则诸大臣归遍繙书籍,或数日始得……余扈从木兰时,读御制《雨猎》诗,有‘著制’二字,一时不知所出,后始悟。”(中华书局,1982年,第7-8页)又昭桂《嘯亭杂录》卷一“纯庙博雅”条亦有类似记载:(“纯庙)每一诗出,令儒臣注释,不得原委者,许归家涉猎。然多有翻摭万卷莫能解者。”(中华书局,1980年,第26页)

②朱珪:《翰林院编修诰授中议大夫前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二级先叔兄朱公墓志铭》,《知足斋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5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3页。

善堂全集》(乾隆二十三时删改为《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退位后所作编为《馀集》;其中,《定本》无注,《御制诗初集》、《二集》亦基本无注,注释之盛始于《三集》,其后所作《四集》、《五集》、《馀集》皆有大量注释。其注释的重点多在纪实性的诗歌方面,如“农历类”的晴雨天气和旱涝河工等情况,“战争类”的作战指挥和行军战况等记录,“风俗类”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变革等,“鉴赏类”的书画流传和珍藏考辨等等,而且这些注释大多采用当时的“今典”,即通常与现实相关而有具体所指的记载。对于一般抒情性的小诗,其具体典故或诗句出处等基本上很少注释。其缘故或许在于御制诗颁发的对象即王公大臣等具有较高知识水准的高层统治阶级,一定程度上不需要普及知识性的详注。

虽然现存《定本》没有任何注释,但乾隆诗存在陈词滥调的现象,很多习语经常使用,是以通过与其他相关的御制诗注对比,可见朱筠的诗注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准确且具针对性。如“冰床”,朱注曰:“庾信《寒园即目》诗‘雪花深数尺,冰床厚尺馀’,《梦溪笔谈》‘信安、沧、景之间……冬日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谓之凌床’。按:凌床之制,即今冰床矣。”朱注先以庾信诗指出“冰床”一词的由来所自,继而引《梦溪笔谈》一书具体解释“冰床”之制,再以按语点明冰床的古今之制。注语简明扼要,而包罗丰富。又《腊日观冰嬉因咏冰床》诗注曰:“冰床,古无其制。起于宋北边雄、霸、沧、景之间,见《江邻几杂志》、沈括《笔谈》。盖舟车之用,遇冰而穷。惟此可以利涉,一人挽之,可载数人,用力少而受直廉。京师所在有之,亦利济之一端也。”(《御制诗五集》卷九十二)此条注释“起于宋北边……”一句,乃杂糅《江邻几杂志》“雄、霸北边塘泊……”与《笔谈》“信安、沧、景之间……”两节文字而成,显得踳驳而淆乱,让人不明就里。又如“春台”一词,朱筠在《帝京岁暮八咏拟乐府并序》诗中注释说:“《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而在《八徵耄念之宝联句》(《五集》卷五十一)“背负曝争献昧蛄”句后的注文在引用《尚书》“孔传”后较为突兀地说“《老子》:至治之世,众人熙熙,如登春台”,这又显得有些画蛇添足。

朱筠此残稿的意义粗略而言,有几点值得注意:一、它的存在证实了笔记史料中相关记载的可信性,二、为乾隆诗注的揭秘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个案,三、为乾隆御制诗的一个形成环节提供了有效线索。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